

 语言服务书系·方言研究

海南闽语对英语语音的 负迁移研究

庞雅 著

语言服务就是利用语言（包括文字）、语言知识、语言艺术、语言技术、语言标准、语言数据、语言产品等等

所有语言的所有衍生品，来满足政府、社会及家庭、个人的需求。

——李宇明



暨南大学出版社



语言服务书系·方言研究



海南闽语对英语语音的 负迁移研究

庞雅 著



暨南大学出版社
JINAN UNIVERSITY PRESS

中国·广州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海南闽语对英语语音的负迁移研究 / 庞雅著. —广州: 暨南大学出版社, 2019. 11

(语言服务书系. 方言研究)

ISBN 978 - 7 - 5668 - 2698 - 5

I. ①海… II. ①庞… III. ①闽语—海南—影响—英语—语音—学习方法—研究 IV. ①H177②H31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9) 第 172748 号

海南闽语对英语语音的负迁移研究

HAINAN MINYU DUI YINGYU YUYIN DE FUQIANYI YANJIU

著 者: 庞 雅

出 版 人: 徐义雄

策划编辑: 杜小陆

责任编辑: 周玉宏 陈嘉乐

责任校对: 陈皓琳

责任印制: 汤慧君 周一丹

出版发行: 暨南大学出版社 (510630)

电 话: 总编室 (8620) 85221601

营销部 (8620) 85225284 85228291 85228292 (邮购)

传 真: (8620) 85221583 (办公室) 85223774 (营销部)

网 址: <http://www.jnupress.com>

排 版: 广州良弓广告有限公司

印 刷: 广州市快美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12.25

字 数: 200 千

版 次: 2019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9 年 11 月第 1 次

定 价: 49.80 元

(暨大版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总编室联系调换)

本书受 2018 年度海南省高等学校科学研究项目“海南闽语对英语语音的负迁移研究”（项目号：Hnky2018 - 31）以及 2019 年度海南师范大学学术著作出版资助项目（项目号：ZZ1905）资助，同时也是以下项目的研究成果：

1. 2018 年度海南省高等学校科学研究项目“海南闽语对英语语音的负迁移研究”（编号：Hnky2018 - 31）
2. 2017 年海南师范大学国家基金前期启动资助项目“海南方言对英语语音的负迁移研究”（编号：2017 - 131）

前 言

英语作为一门国际性语言，在现代社会的沟通中影响着人们生活的诸多方面，越来越多的人也意识到学习英语的重要性。著名语言学家 Gimson (1989) 指出：“说好一门语言必须掌握将近百分之百的语音，大约百分之五十到百分之九十的语法，而百分之一的词汇就足够了。”可见语音在英语学习过程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掌握语音知识和技能是英语学习者必须具备的素质，是把英语说得更轻松、更流利、更自然的有力保障。每一种语言都有一套独特的语音系统，一套充满“个性”的发音规律。在第二语言习得过程中，本族语的语音是学习外语发音的出发点 (Corder, 1983)。Lado 在其 *Linguistics Across Cultures* (1957) 中提出：“人们倾向于把他们本民族的语言和文化的形式、意义以及它们的分布迁移到外族的语言和文化中去。他们在主动运用外语时，例如说外语和在外族文化活动中是这样，在接受外语时，例如理解本族语者的语言和文化时也是这样。”学习一种外国语的人们，尤其是成年人，他们的本族语发音已经成为一套固定的、自动化的惯用系统。外语学习过程中，他们总爱根据自己本族语的语音系统和音位系统去判断外语的语音，常会不自觉地把母语中的一套发音习惯生搬硬套到所学习的某一种外语中去，用自己本族语的发音去代替外语的发音。正如 Krashen 等人 (1983) 所言，“学习者的发音中可以看到本族语发音的明显影响”。因此，对母语方言、英语语音系统进行全面的分析比较，找出问题的症结所在，是我们英语语音教学的关键之所在。

英语教学的起点和基础就是英语语音教学。19世纪末语音教学开始受到重视,人们开始转向英语语音的研究,这就奠定了早期英语语音教学的基础。1886年,在伦敦,欧洲各国的语音教师成立了“语音教师协会”,也就是后来的“国际语音学协会”。1888年8月语音协会的专家们制定了第一套国际音标(简称IPA)。语音方面的有关理论在此之后便不断地出现。

在二语甚至三语的习得过程中,作为母语的方言对新学习的语言所产生的干扰是不言而喻的。对于中国学生来说,掌握英语发音的最大困难就是克服母语在第二语言习得过程中习惯的干扰。他们在英语语音学习过程中不仅在音段层次有困难,而且在超音段层次亦有困难。而我国幅员辽阔,方言众多,各地区的学生在汉语语音上的特点带有地方性,给不同地域的学生学习英语发音带来了不同程度的困难。

目前,关于母语方言对英语学习的负迁移的著作主要是针对某些省、市的典型方言。关于海南闽语对英语语音习得的负迁移的论文也就寥寥几篇,更别谈相关研究的著作了。笔者在海南生活学习三十余载,从事英语教学也已有十多年了,深刻感受到海南闽语对英语学习者的影响。在大学英语的教学实践中,经常会看到学生写出语法和表达上完全中式的英语,如说“*She very wants to go* (她非常想去)”;会听到笔者所在院校的本地学生所讲的受海南闽语影响的“海南英语”,如将“*I like your style*” [ai laik jɔ: stail], 读作 [ai lai jɔ: stail], 这种吞音现象即是学生的母语对英语习得产生了负迁移影响。因此,重视迁移规律的影响和作用,全面了解和准确把握迁移现象,对学生英语语音学习水平的提高起着不容忽视的作用。该书利用二语习得中语言迁移的相关理论,描写海南闽语与英语发音的特点,结合声学语音学的实验研究成果,分析母语为海南闽语的学习者学习英语语音时常犯的典型错误的现象和成因,提出解决策略,来探讨如何克服海南闽语对英语语音的负迁移影响,从而提高英语语音教学质量和英语语音学习者的信心。

借此机会感谢学院领导对我研究工作的支持与帮助。非常感谢陈义

华老师、刘新中老师、蔡激浪老师、冯法强老师、冯青老师，他们帮助我解决了很多在研究中遇到的问题。

感谢所有的发音合作人，没有他们的支持与配合，要做好本书的调查研究工作是不可能的。

特别要感谢我的父母，没有他们的鼎力支持，我不可能全身心地投入研究中，更不可能如此顺利地完成本书的写作！

由于水平有限，本书可能还存在一些问题，作者希望该书能对广大师生和社会英语学习者有些许帮助，同时也真诚地期待读者的批评与建议。

庞 雅

2019 年于海口

目 录

前 言	001
第一章 概 述	001
第一节 语音概述	001
第二节 语言迁移	006
第三节 语言迁移相关理论	011
第四节 母语在第二语言习得中的作用	021
第五节 影响语言迁移的主要因素	024
第二章 英语语音的描写	029
第一节 英语的历史变革	029
第二节 英语的标准发音	032
第三节 英语的语调	047
第三章 海南闽语语音的描写	060
第一节 海南岛的历史变革与语言分布	060
第二节 海南闽语的标准发音	064
第三节 海南闽语的声调	075

第四章 海南闽语对英语语音习得的负迁移影响	084
第一节 琼英元音差异产生的母语负迁移影响	084
第二节 琼英辅音差异产生的母语负迁移影响	104
第三节 海南闽语在超音段音位上的负迁移影响	112
第五章 海南闽语对英语语音习得负迁移影响的对策	119
第一节 针对学校的对策	120
第二节 针对教师的对策	124
第三节 对学生学英语的启示	126
第四节 电子设备辅助	128
第五节 海南闽语方言地区学生英语纠音手册	130
第六章 结束语	145
附 录	148
附录一 普通话、海南闽语、英语常用口语对照	148
附录二 国际音标元音辅音表	174
附录三 海南闽语学生各实验朗读材料	175
附录四 海南闽语之民谣	177
参考文献	180

第一章 概 述

第一节 语音概述

一、什么是语音

和自然界其他一切的声音一样，语音具有物理属性，是由物体振动后发出的一系列音波所组成的。声波先传入人的耳朵，然后耳朵的鼓膜发生振动，而后，又刺激了人脑的神经系统中的听觉部分，于是人们听见声音。语音也同样由振动引起，但是必须是有意义的声音才叫作“语音”。简单说来，语音是指人类通过发音器官发出来的、具有一定意义的、目的是用来进行社会交际的声音。在语言的形、音、义三个基本属性当中，语音是第一属性，人类的语言首先是以语音的形式形成的。世界上有无文字的语言，但没有无语音的语言，语音在语言中起决定性的支撑作用，语言依靠语音实现它的社会功能。语言是音义结合的符号系统，语言的声音和语言的意义是紧密联系着的，因此，语言虽是一种声音，但又与一般的声音有着本质的区别。语音是人类发音器官发出的具有区别意义功能的声音，不能把语音看成纯粹的自然物质。它是最直接地记录思维活动的符号体系，是语言交际工具的声音形式。

语音的物理基础主要有音高、音强、音长、音色，这也是构成语音的四要素。音高指声波频率，即每秒钟振动次数的多少；音强指声波振幅的大小；音长指声波振动持续时间的长短，也称为“时长”；音色指声音的特色和本质，也称作“音质”。

人的发音器官及其活动情况是语音的生理基础。人的发音器官分三部分：

(1) 呼吸器官。它包括肺部、气管和支气管。肺部是呼吸器官的中心，是产生语音动力的基础。

(2) 喉头和声带。它们是发音的震颤体。

(3) 口腔、咽腔、鼻腔。它们都是发音的共鸣器。

人类语音的动力器官主要是肺部。人首先从肺部呼出气流，气流通过气管、喉头到达声门，再经过咽喉进入口腔或者鼻腔。气流通过咽喉后的流出通路有三种可能：

(1) 软腭自然下垂，阻挡了口腔的通道，使气流从鼻腔流出，形成了鼻音。

(2) 软腭自然下垂，气流在口腔中不受阻挡，从口腔和鼻腔中同时流出，就是鼻化元音。

(3) 软腭向上抬升，阻挡了通过鼻腔的通道，从而使气流从口腔流出，形成口腔音。

人的发音器官鼻腔是固定的、不能改变形状的。在发鼻音时，鼻腔的作用就是共鸣。

口腔在发音过程中也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人的口腔包括双唇、舌头、上腭和下腭：

(1) 双唇可展可圆，可以自由开合，因而能够改变音色，尤其是改变元音的音色。

(2) 口腔里最重要的发音器官就是舌头。舌头可以灵活地移动，做出不同的形状，发出各种元音。当舌头接触上下齿、软腭或硬腭又能发出不同的辅音。舌头在语音学中被分成四部分——舌尖、舌叶、舌前部和舌后部。

(3) 上腭是不能移动的发音器官，小舌和软腭除外。当舌头的各个部位接触到上腭的不同部位发音时就形成了不同的辅音。上腭又分为五部分——上齿、齿龈、软腭、硬腭和小舌。

(4) 下腭可以上下移动。它通过影响双唇的形状、口腔的开合以及上

下齿间的距离,对发音产生影响。人的下齿是跟下腭一起移动的。

语音又具有心理属性。人说话的时候涉及两个对象,一个是说话人,一个听话人。说话人发出声音和听话者听到声音的过程都是一种心理活动,都是和语音的感知机能相联系的。

社会属性是语音区别于其他声音的本质属性。和自然界一般的声音不同,语音是声音和意义的结合体,也是语言的一种表现形式。这种音义的结合规律是同一个语言团体的成员共同约定形成的,因此语音还具有社会属性。

二、语音的结构单位

一个语句是由许多词按照一定的语法规则组织构成的。词有的是一个音节的,如中文的“放”,英文的“put”;有的是两个音节的,如中文的“祖国”,英文的“country”;有的是三个音节的,如中文的“全球化”,英文的“beautiful”等。那么,音节是什么?它又是由什么构成的呢?

(一) 音节和音素

音节是自然的语音单位。关于什么是音节的问题说法很多,目前常见的音节理论有以下五种:

(1) 由古希腊流传下来的最古老的说法认为音节是由元音确定的,有一个元音就有一个音节,换言之,一个音节里只有一个元音。

(2) 呼气说。它是19世纪末德国的一些语言学家创立的。他们认为一口气呼出的就是一个音节。这种说法和实际的音节发音情况不一致,音节的界限和呼气的界限并不一定相符。

(3) 音响递增说。19世纪有些语言学家从听觉入手,将“呼气说”和声音的响度相结合。他们认为音节是由一口气呼出的,但音节的峰是由具有一定音响的音构成的。后来丹麦语言学家叶柏森发展了这个理论,他认为音节是由响度较大的音和较小的音组成的。他将全部的元、辅音按响度分为7类,响度最小的是清辅音,然后从小到大依次是浊辅音、边辅音、

顺音、高元音、中元音和低元音。两个元音之间响度差别最大的地方就是音节的界限。后来苏联语音学家阿瓦涅索夫简化了叶柏森的分法，将全部音分为4类：清辅音、浊辅音、响辅音、元音。这种分法被许多语音学家接受，并广泛运用。但这种理论的缺陷也很明显，如果两个元音相邻，它们又分属两个音节，这时就没有区分音节界限的理论根据了，何况有些语言的一个音节里还可以有不止一个元音。

(4) 肌肉紧张说。这种理论是苏联语音学家谢尔巴创立的。他认为音节的发音过程是发音器官的紧张度由逐渐加强到逐渐减弱的过程，音节之峰叫成音节音，其他音叫成非音节音。但这种学说也只能说明发音时肌肉紧张这一个方面，而且发音时许多器官参与了活动，有的紧张，有的松弛。到底哪些器官紧张？又紧张到什么程度？也没有科学的根据。何况当两个元音相邻时还各自受到音长、音强的制约，如果读得慢些，可能是两个音节，读得快些，却可能听成一个音节。

(5) 合张运动说。这是二十世纪末提出的一种理论。持这种理论的人认为，辅音发音时器官的闭合和发元音时器官的张开，是发音器官活动的一个周期，因此，音节的主要类型应该是开音节。

以上五种理论都只是从音节的一个侧面给音节作界定。他们都不能解释世界上各种语言中音节的全部现象。

在一些汉语书及语法书中对音节下了比较通俗的定义：

林焘先生、王理嘉先生认为，“音节是听觉上最容易分辨的音段”，“可以直接凭听觉来划分，并不需要特别的语音知识”。胡裕树先生认为，“音节是听觉上最容易分辨出来的语音单位”，“但音节不是语音的最小单位”，“语言里能够区别词义的最小单位叫音位”（参见诸葛苹等，1998）。

从以上各家的主张看来，虽然说法不同，但有些地方还是一致的：

(1) 音节是语流里最小的发音单位。口头交际时，一发音就是一个音节，而不会是单音，除非这个单音就是一个音节。

(2) 元音是音节的核心。无论是汉语还是英语，元音都是音节的核心，辅音则可有可无。如果只有辅音，一般是不能形成音节的。

音素是最小的语音单位，它是从音节中分析出来的。语音分析到音素

便不能再分了，所以它是最小的。

(二) 元音和辅音

音素按发音特点成两大类：元音和辅音。

元音发音时，颤动声带，声音响亮，气流在口腔内不受到阻碍。辅音发音时，不一定颤动声带。辅音一般要跟元音拼合，才能构成音节。

(三) 声母、韵母和声调

声母、韵母和声调是我国传统分析汉语音节的结构单位。韵母不是最小的单位，因为韵母还有第二层次的结构单位：韵头、韵腹、韵尾。也叫介音、主要元音、尾音。

声母是音节开头的辅音。例如：“买 mǎi、卖 mài、鸣 míng、妹 mèi”开头的“m”就是声母。

韵母是音节中声母后面的部分。它主要是由元音构成的（鼻韵母有鼻辅音 n 或 ng 作韵尾）。比如：“发达 fā dá”的 a，“机器 jī qì”的 i，“电线 diànxian”的 ian 就是韵母。韵母是每个音节不能缺少的构成成分。没有韵母，就不能构成音节。韵母里面分韵头、韵腹、韵尾。比如“ian”，i 是韵头，a 是韵腹，n 是韵尾。只有一个元音的韵母，这个元音就是韵腹，如 i、a。做韵头的元音只有 i、u、ü，如 ia、ua、üe。做韵尾的只有元音 i、o（u）和辅音 n、ng，如：ai、ao、an、ang。

声调是音节的高低升降形式，它是由音高决定的。比如：“灰 huī”“回 huí”“毁 huǐ”“绘 huì”四个音节的声母都是 h，韵母都是 ui，但是它们的声调不同，就成了不同的音节，代表不同的意义。所以，声调是构成音节非常重要的成分。

第二节 语言迁移

一、语言迁移的定义

早在 1881 年, Whitney 就使用“迁移”这个术语来指跨语言影响。但在学术界, 常常会首先提到 Weinreich (1953) 使用的术语“干扰”(interference)。最初 Weinreich (1953) 使用的这个术语是指“发生在操双语者言语中偏离任何一种语言规范的现象, 是操双语者对一种以上语言熟悉的结果”。这一定义关注的是“负迁移”(negative transfer), 因为它把母语的影响看作是正确目标语习得与形式产生的障碍。而实际上, 母语对目标语习得也有积极影响。于是, “迁移”(transfer) 这个术语就逐渐取代了“干扰”。Odlin (1989) 指出, 迁移是由于目标语与先前所习得的任何一种语言之间的相似与差异所产生的影响。这个定义常常被引用, 因为它的含义很广, 能涵盖所有不同的观点, 既包括了正迁移(positive transfer), 也包括了负迁移, 如对某一结构使用不足(underproduction), 或使用过度(overproduction)、产出错误(production errors), 像替代(substitutions)、目标语结构的改变(alterations of structures)、误解(misinterpretation), 以及不同母语背景的习得者习得目标语所需要的时间数量的差异等。

而语言迁移的概念, 最初来源于行为主义心理学, 由美国语言学家 Lado (1957) 在《*Linguistics Across Culture*》中提出。他认为, 语言迁移就是在二语习得环境中, 学习者广泛地依赖已经掌握的母语, 并经常把母语中的语言形式、意义以及与母语相联系的文化迁移到第二语言习得中去。语言迁移指学习者在运用新语言时, 依赖已有的语言规则及文化习惯这一心理机制, 从而影响新语言的学习。关于语言迁移, 行为主义者从行为表现的角度来解释语言学习过程, 认为语言学习和其他学习一样, 表现为习惯的养成, 一种包括由给予的刺激所诱发的某种自动反应的习惯。Brooks

(1960) 认为语言学习最显著的事实在于它涉及的是习惯的养成和表现, 而不是问题的解决。因而在他们看来, 迁移也仅仅是习惯养成的结果。James (1980) 借用 Ellis (1965) 的观点指出, 对第一语言的学习会影响对第二语言的学习。Gass & Selinker (1983) 把迁移看作是对先前语言知识的利用。Corder (1983) 对能否用语言迁移解释二语习得行为持谨慎态度, 他认为当前研究中发现的许多错误可以用母语影响 (mother tongue influence) 来解释, 用“母语影响”来代替“迁移”更可取, 他把迁移看作是一种交际策略, 即借用 (borrowing), 他强调借用只是一种语言行为现象, 而不是一个学习过程或语言结构特点, 学习中的迁移多属于结构迁移, 否认学习者的母语知识可以直接迁移到中介语里。Krashen (1983) 认为, 所谓迁移就是外语习得过程中, 学习者在进行交际时因缺乏应有的目的语知识, 转而求助于母语知识。Smith 和 Kellerman (1986) 提出了语际影响 (cross - linguistic influence) 这一理论倾向于中性的术语。在他们看来, 这一术语包括了“迁移”“干扰”“回避”“借用”和二语习得相关的语言脱落等现象以及这些现象之间的异同。Kellerman (1987) 通过更深入的研究, 认为迁移可被看作“两种语言成分结合的过程”。Faerch & Kasper (1987) 将语言迁移看成是一个心理语言程序, 通过这种程序, 二语学习者在发展或使用中介语过程中激活一语或 N 语知识。学习是形成假设并检验假设的过程, 迁移指导学习者形成对目标语知识的推理。Odlin (1989) 在总结了二语习得领域数十年的语言迁移现象研究的基础上, 给出了这样一个自己也不太满意的定义: 迁移是指目标语和其他任何已经习得的 (或者没有完全习得的) 语言之间的共性和差异所造成的影响。在他看来, “迁移是一种影响”的说法有点含糊不清。但是俞理明 (2004) 认为 Odlin 的定义是迄今为止最能涵盖语言迁移实质的定义。

纵观二语习得研究的历史, 语言迁移研究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 但每个阶段既没有准确的开始日期, 亦没有确切的结束时间, 通常是上一个阶段尚未结束, 下一个阶段已经开始了。第一个阶段大约是从 19 世纪中晚期 (如 Whitney, 1881) 到 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其实在这之前, 当迁移被普遍地看作是一个能够影响语言习得、语言使用和其他语言、心理、认知、

文化过程时,迁移研究就开始了。起初,它被视为语言习得和语言变化的一个干扰变量,被当作一个主要的自变量来研究。20世纪50年代是第一个阶段贡献最突出的时期,其代表性的研究是Weinreich(1953)对大量迁移类型的详细分析和对识别与量化迁移的方法以及迁移与使用双语关系的讨论。他为下一个阶段的研究奠定了基础,因为在今天的迁移研究中依然能见到这个阶段的余迹。第二个阶段为20世纪70年代中晚期,转向已完全实现(如Kellerman, 1987; Halliday, 1975)。在这个阶段,学者们研究的问题主要有证实迁移影响、迁移源与迁移原因以及迁移的方向。所有这些研究问题依然是今天关注的焦点。第二阶段兴许还没结束,第三阶段就已经开始。第三阶段对跨语言影响理论更加关注,以建立模式、解释、实证研究受跨语言影响的心理概念和过程为特点(如Green, 2001; Odlin, 2004)。借助功能磁共振成像(MRI)、脑电描记法(EEG)等技术,研究语言在大脑中如何习得、存贮和加工,寻找跨语言神经连接的直接证据,即在人的长期记忆中,跨语言连接是如何形成、变化和维持的。

因此,虽然各个学派阶段语言学家们对语言迁移现象的研究所得出的结论不尽相同,但这些研究却说明了语言迁移现象已在外语习得和学习的研究领域里受到了高度的重视。绝大部分理论和研究都支持或证明母语在二语习得中会发生作用,只是在作用大小问题、正负面影响问题上存在不同观点。

二、语言迁移的分类

根据不同的分类标准,学者们把迁移分为正迁移和负迁移;语内迁移(intralingual transfer)和语际迁移(interlingual transfer);顺向迁移(forward transfer)和逆向迁移(backward transfer);语言迁移(linguistic transfer)、意义迁移(semantic transfer)与概念迁移(conceptual transfer)。

(一) 正迁移和负迁移

Chomsky(1957)界定了普遍语法(universal grammar)的基本含义,